

王晋康少儿科幻系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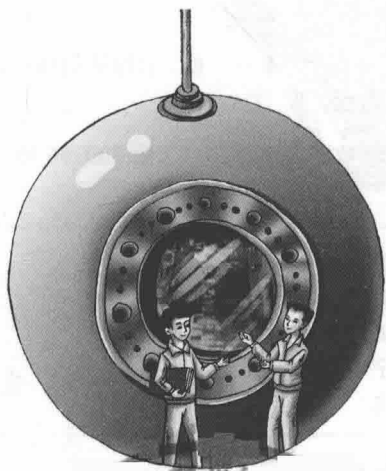
泡泡

王晋康
著



科学普及出版社
POPULAR SCIENCE PRESS

王晋康少儿科幻系列



泡泡

王晋康 著

科学普及出版社

·北京·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泡泡 / 王晋康著; 颜实主编. —北京: 科学普及出版社, 2018.1

(王晋康少儿科幻系列)

ISBN 978-7-110-09703-8

I. ①泡… II. ①王… ②颜… III. ①科学幻想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300786 号

策划编辑	王卫英 杨虚杰
责任编辑	王卫英 符晓静
装帧设计	中文天地
责任校对	焦 宁
责任印制	徐 飞

出 版	科学普及出版社
发 行	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发行部
地 址	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16号
邮 编	100081
发行电话	010-62173865
传 真	010-62173081
网 址	http://www.cspbooks.com.cn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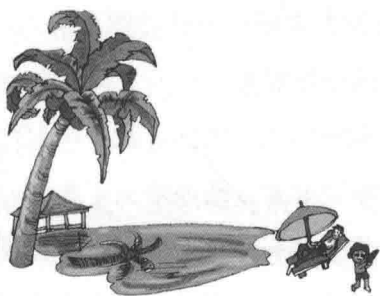
开 本	880mm × 1230mm 1/32
字 数	85千字
印 张	5.25
版 次	2018年1月第1版
印 次	2018年1月第1次印刷
印 刷	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
书 号	ISBN 978-7-110-09703-8 / I·516
定 价	28.00元

(凡购买本社图书, 如有缺页、倒页、脱页者, 本社发行部负责调换)

目录



我们向何处去	/ 1
月球进行曲之前奏	/ 21
泡泡	/ 46
灵童	/ 137



我们向何处去

就在爸爸要去被淹没的图瓦卢接爷爷的头天晚上，我做了一个梦，梦见爷爷已经死了。

梦中我可不是在澳大利亚的西部高原。这儿远离海边，傍着荒凉的维多利亚大沙漠，按说不应该是波利尼西亚人生活的地方。可是，28年前一万多图瓦卢人被迫撤离那个八岛之国时（波利尼西亚语言中，图瓦卢就是八岛之群的意思。实际上，应再加上一个无人岛，共为九岛），只有这儿肯收留这些丧家之人，图瓦卢人无可选择。听爸爸说，那时图瓦卢虽然还没被完全淹没，但已经不能居住了，海潮常常扑到我家院子里，咸水从地下汨汨地冒出来，毁坏了白薯、西葫芦

和椰子树。政府发表声明，承认“图瓦卢人与海水的斗争已经失败，只能举国迁往他乡”。

后来，我们就迁到澳洲内陆。我今年12岁，从来没有见过大海，但在梦中我非常真切地梦见了大海。我站在海岸上，极目远望，海平线上是一排排大浪，浪尖上顶着白色的水花，在贸易风的推拥下向我脚下扑来。看不见故乡的环礁，它们藏在海面之下。不过我知道它们肯定在那里，因为军舰鸟和鲣鸟在海面下飞起，盘旋一阵后又落入海面下，而爸爸说过，这两种鸟不像小海燕，是不能离开陆地的。当波利尼西亚的祖先，一个不知名字的黄皮肤种族，从南亚驾独木舟跨越浩瀚的太平洋时，就是这些鸟充当了陆地的第一个信使。然后，我又看见远处有一团静止的白云，爸爸说，那也是海岛的象征，岛上土地受太阳曝晒，空气受热升到空中，变成不动的白云，这种“岛屿云”对航海者也是吉兆，是土地神朗戈送给移民们的头一份礼物。最后，我看到白云下边反射着绿色的光芒，淡淡的绿色像绿宝石一样漂亮，那是岛上的植物把阳光变绿了。爸爸说，当船上那些濒死的男人女人（他们一定在海上颠簸几个月了）看到这一抹绿光后，他们才能最终确认自己得救了，马上就能找到淡水和新鲜食物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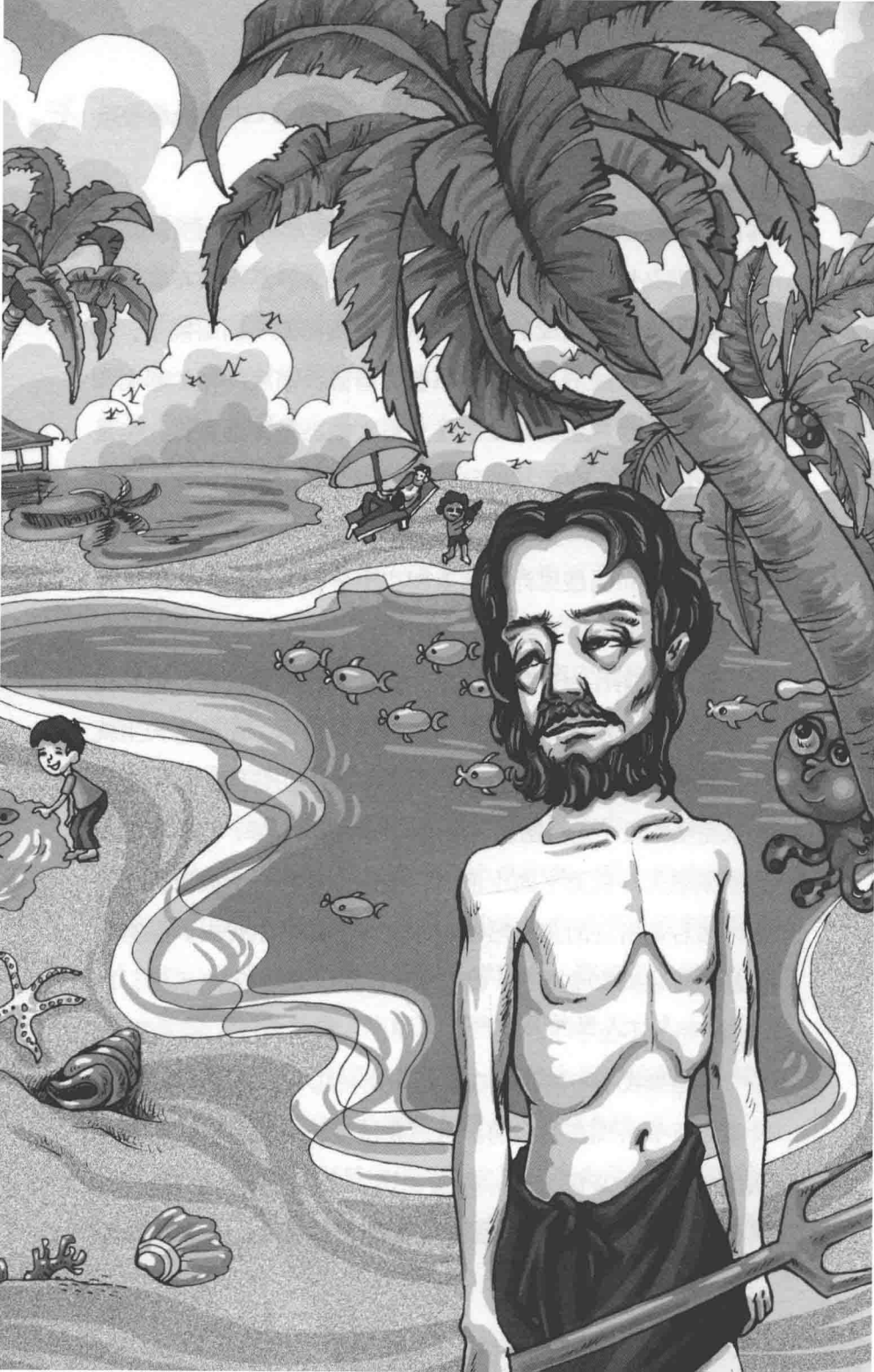
然后，我看到了梦中的八岛之群。最先从海平线下露头的是青翠的椰子树，它们静静地站立在明亮的阳光下；然后



露出树下的土地，由碎珊瑚堆成的海滩非常平坦，白得耀眼。九个珊瑚岛地面都很低，几乎紧贴着海水。岛上散布着很多由马蹄形珊瑚礁围成的潟湖，平静的湖面像一面面镜子，倒映着椰子树妖娆的身姿，湖水极为清澈，湖底鲜艳的珊瑚和彩斑鱼就像浮在水面之上。这儿最大的岛是富纳富提，也是图瓦卢的首都，穿短裤的警察光着脚在街上行走，孩子们在潟湖中逗弄涨潮时被困在里面的小鲨鱼，悠闲的老人们在椰子树下吸烟和喝酸椰汁，猪崽和小个子狗（波利尼西亚人特有的肉用狗）在椰子林里打闹。

这就是图瓦卢，我的故乡。我从来没有见过它，但它在我的梦中十分清晰——是因为爸爸经常讲它，还是它天生就扎根在一个图瓦卢人的梦里？但梦中我也在怀疑，它不是被海水完全淹没了吗？图瓦卢最高海拔只有4.5米，当南极北极的冰原融化导致海平面上涨时，图瓦卢是第一个被淹没的国家，然后是附近的基里巴斯和印度洋上的马尔代夫。温室效应是工业化国家造的孽，却要我们波利尼西亚人来承受，白人的上帝太不公平了。

我是来找爷爷的，他在哪儿？我在几个环礁岛上寻找着，转眼间爷爷出现在我面前。虽然我从没见过他，但我一眼就认出来了。他又黑又瘦，须发茂密，皮肤松弛，全身赤裸，只有腰间围了一块布，就像是十字架上的耶稣。他惊喜地说：





普阿普阿，我的好孙子，我正要回家找你呢。我说爷爷您找我干嘛，您不是在这儿看守马纳吗？爸爸说图瓦卢人撤离后您一个人守在这里，已经 28 年了。

爷爷先问我：普阿普阿，你知道什么是马纳吗？

我说，我知道，爸爸常对我讲。马纳（与圣经中上帝给沙漠里的摩西吃的神粮不是一回事）是波利尼西亚人信奉的一种神力，可以护佑族人，带来幸福。不过它也很容易被伤害——就像我们的地球也很容易受伤害一样。如果不尊敬它，它就会减弱；马纳与土地联在一起，如果某个部族失去了土地，它就会全部失去。所以爷爷您一直守在这里，守着图瓦卢人的马纳。

爷爷说：是的，我把它守得牢牢的，一点儿都没有受伤害。可是我老了，马上就要死了，我要你来接替我守着它。

爷爷，我愿意听您的话。可是——爸爸说我们的土地已经全部失去了呀。明天是 10 月 1 日，是图瓦卢建国 80 周年。科学家们说，这 80 年来海平面正好上升了 4.5 米，把我们最后一块土地也淹没了。爷爷您说过的，失去土地的部族不会再有马纳了。

就在我念头一转的时候，爷爷身后的景色倏然间变了。岛上的一切在眨眼之间全部消失了，海面漫过了九个岛，只剩下最高处的十几株椰子树还浮在水面之上。我惊慌地看着

那边的剧变，爷爷顺着我的目光疑惑地回头，立即像雷劈一样惊呆了。他想起了什么，急急从腰间解下那块布仔细查看，不，那不是普通的布，是澳大利亚国旗。不，不，不是澳大利亚国旗。虽然它的左上角也有象征英联邦的“米”字，但旗的底色是浅蓝而不是紫蓝，右下角的星星不是六颗而是九颗——这是图瓦卢国旗啊，九颗星星代表图瓦卢的九个环礁岛。爷爷紧张地盯着这九颗星，它们像冰晶一样的晶莹，闪闪发光，璀璨夺目。然而，它们也像冰晶一样慢慢融化，从国旗上流下来。

当最后一颗星星从国旗上消失后，爷爷的身体忽然摇晃起来，像炊烟一样轻轻晃动着，也像炊烟一样慢慢飘散。我大声喊着，爷爷！爷爷！向他扑过去，但我什么也没有抓到。爷爷就这样消失了，只剩下我一人独自在海面上大声哭喊：

爷爷！爷爷您不要死！

爸爸笑着说：“普阿普阿，你是在说梦话。你爷爷活得好好的。今天我们就去接他。”

爸爸自言自语：“他还没见过自己的孙子呢。你12岁了，而他在岛上已经守了28年，那时他说过，等海水完全淹没九个环礁岛之后，他就回来。”

爸爸叹息着：“回来就好了，他不再受罪，我也不再为难了。”



爷爷决定留在岛上时说不要任何人管他。他说海洋是波利尼西亚人的母亲，一个波利尼西亚人完全能在海洋中活下去。食物不用愁，有捉不完的鱼；淡水也没问题，可以接雨水，或者用祖先的办法——榨鱼汁解渴；用火也没问题，他还没有忘记祖先留下的锯木取火法，岛上被淹死的树木足够他烧了。说虽这样说，但爸妈不可能不管他。不过爸妈也很难，初建新家，一无所有，虽然图瓦卢解散时每家都能领到少量遣散费，但也无济于事。族人们都愿意为爷爷出一点力，但大部分图瓦卢人都分散了，失去联系了。爸爸只能每年去看望一次，给爷爷送一些生活必需品，如药品、打火机、白薯、淡水等。虽然每年只一次，但所需的旅费（我家已经没有船了，那儿又没有轮渡，爸爸只能租船）已把我家的余钱用完了，弄得 28 年来我家没法脱离贫穷。妈妈为此一直不能原谅爷爷，说他的怪念头害了全家人。她这样唠叨时爸爸没办法反驳，只能叹气。

今天是 2058 年 10 月 1 日，早饭后不久，一架直升机轰鸣着落到我家门前空地上，三个记者走下飞机。他们是接我们去图瓦卢接爷爷回家的——也许说是让他“离家”更确切一些。他们是美国 CNN 记者霍普曼先生、新华社记者李雯小姐、法新社记者屈瓦勒先生。这三家新闻社促成了世界范围内对这件事的重磅宣传，因为——报纸上说，爷爷提卡罗阿

是个大英雄，以一己之力，把一个国家的灭亡推迟了28年。那时国际社会达成默契，尽管图瓦卢作为国家已经不存在了，但只要岛上的图瓦卢国旗一天不降下，联合国大厦的图瓦卢国旗也就仍在旗杆上飘扬着。但爷爷终究没有回天之力，今天图瓦卢国旗将最后一次降下，永远不会再升起来了。所以，他的失败就更具有悲壮苍凉的意味。

三个记者同爸爸和我拥抱。他们匆匆参观了我家的小农庄，看了我们的白薯地、防野狗的篱笆、圈里的绵羊和鹧鸪。屈瓦勒先生叹息道：

“我无法想象波利尼西亚人，一个在大洋上驰骋的海洋民族，最终被困在陆地上。”

妈妈听见了，28年的贫穷让她变得牢骚不平，逮着谁都想发泄一番。她尖刻地说：“能有这个窝，我们已经很感谢上帝了。我知道法国还有一些海外属地，那些地方很适合我们的，不知道你们能不能为图瓦卢人腾出一小块地方？”

忠厚的屈瓦勒先生脸红了，没有回答，弄得爸爸也很尴尬。

这时，李雯小姐在我家的墙上发现了一个刻有海图的葫芦，非常高兴，问：“这是不是就是传说中波利尼西亚人的海图？”

爸爸很高兴能把话题扯开，自豪地说，“没错，这是一种海图。另一种海图是在海豹皮上缀着小树枝和石子，以标明



岛屿位置、海流和风向，我家也有过，但现在已经腐烂了。他说，在科技时代之前，波利尼西亚人是世界上最善于航海的民族，整个浩瀚的东太平洋都是波利尼西亚人的领地，虽然各个岛屿相距几千海里，但都使用波利尼西亚语，差别不大，互相可以听懂。各岛屿还保持着来往，比如塔希提岛上的毛利人就定期拜访 2000 海里之外的夏威夷岛，他们没有蒸汽轮船，没有六分仪，只凭着星星和极简陋的海图，就能在茫茫大海中准确地找到夏威夷的位置。那时，波利尼西亚民族中的航海方法是由贵族（称阿里克）掌握着，我的祖先就是一支有名的阿里克。”

李小姐兴高采烈地对着葫芦照了很多相，霍普曼先生催促她说：“咱们该出发了，那边的人还在等着我们呢。”

我们上了直升机，妈妈坚决不去，说要留在家里照顾牲畜。当然这只是托辞，她一直对爷爷心存芥蒂。爸爸叹息一声，没有勉强她。

听说今天有几千人参加降旗仪式，有各大通讯社，有环保人士，当然也有不少图瓦卢人，他们想最后看一眼故土和国旗。所有这些人将乘“彩虹勇士”号轮船到达那儿。

直升机迅速飞出澳洲内陆，把所有陆地都抛到海平线下。现在视野中只有海水，机下是一片圆形的海域，中央凸起，圆周处沉下去，与凹下的天空相连。我们在直升机的噪声中

聊着，霍普曼先生说，在世界各民族中，波利尼西亚人最早认识到地球是球形的，因为，对于终日在辽阔海面上驰骋的民族来说，“球形地球”才是最直观的印象。如果哥白尼能早一点来到波利尼西亚诸岛，他的太阳中心说一定能更早提出。

直升机一直朝东北方向飞，但机下的景色始终不变，这给人一个错觉，似乎直升机是悬在不动的水面上，动的只有天上的云。法国人屈瓦勒先生把一个纸卷塞给我，说：

“普阿普阿，我送你一件小礼物。”

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保罗·高更的名画。高更是法国著名画家，晚年住在法属塔希提岛上，在大洋的怀抱中，在波利尼西亚人的土著社会中——他认为这样的环境更接近上帝——重新思考人生，画出了他的这幅绝笔之作。画的名称是：

我们从何处来？我们是谁？我们向何处去？

一个12岁男孩虽然还不能理解这三个问题的深义，但我那时也多少感悟到了画的意境：画上有一种浓艳而梦幻的色彩，无论是人、狗、羊、猫以及那个不知名的神像，都像是在梦游。他们好像都忘了自己是谁，正在苦苦地思索着。我大声说出自己对这幅画的看法：

“这幅画——还不如我画得好呢。你们看，画上的人啦狗啦猫啦神像啦，都像是没睡醒的样子！”



三个记者都笑了，屈瓦勒先生笑着说：你能看出画中的梦幻色彩，也算是保罗·高更的知音了。霍普曼先生冷冷地说：

“恐怕全体人类都没有睡醒呢。一旦睡醒，就得面对那三个问题中的最后一个、也是最现实的一个——当我们亲手毁了自己的诺亚方舟后，我们能向何处去？上帝不会为人类再造一个新方舟了。”

图瓦卢到了。

完全不是我梦中见到的那个满目青翠、妖娆多姿的岛群。它已经完全被淹没了，基本成了暗礁，不过在空中还能看到它，因为大海均匀的条状波纹在那里变得紊乱，飞溅着白色的水花和泡沫，这些白色的紊流基本描出了九个环礁岛的形状。海面之上还能看见十几株已经枯死的椰树，波峰拍来时椰树几乎全部淹没，波峰逝去时露出椰树和一部分土地。再往近飞，看到椰树上搭着木板平台，一个简陋的棚子在波涛中若隐若现，不用说那就是爷爷居住了28年的地方。最高的一棵椰树上绑着旗杆，顶部挂着一面图瓦卢国旗，因为湿重而不会随风飘扬，只有当最高的浪尖舔到它时，它才随波浪的方向展平。国旗已经相当破旧褪色，但——我看见了右下角的九颗星星，它并没有像梦中那样变成融化的冰晶。

爷爷一动不动地立在木板上迎接我们，就像是复活节岛

上的石头雕像。

“彩虹勇士”号游船已经提前到了，它怕触礁，只能在远处下锚。船上放下两只小划子，把乘客分批运到岛上。我们的直升机在木板平台上艰难地降落，大家从舱门跳下去，爸爸拉着我走向爷爷。很奇怪的，虽然眼前景色与我梦中所见全然不同，但爷爷的样子却和梦境中非常相像：全身赤裸，只在腰间围着一块布，皮肤晒成很深的古铜色，瘦骨嶙峋，乱蓬蓬的发须盖住了脸部，身上的线条像刀劈斧削一样坚硬。

爸爸说：“普阿普阿，这是你爷爷，叫爷爷。”

我叫了一声“爷爷”。爷爷把我拉过去，揽到他怀里，没有说话。我仰起头悄悄端详他，也打量着他的草棚。棚里东西很少，只有一根渔叉、一个装淡水的塑料壶、一篮已经出芽的白薯，它们都用棕绳绑在树上，显然是为防止被浪涛卷走；地上有一条吃了一半的金枪鱼，用匕首扎在地板上，看来是他的早饭。现在是落潮时刻，但浪头大时仍能扑到木平台上，把我们还有几位记者一下子浇得全身透湿，等浪头越过去，海水迅速在木板缝隙中流走。我想，在这样的浪花飞雨下爷爷肯定不能生火了，那么至少近几年来他一直是吃生食吧。这儿也没有床，他只能在湿漉漉的木排上睡觉。看着这些，我不禁有些心酸，爷爷一个人在这儿整整熬了28年啊！

爷爷揽着我，揽得很紧，我能感觉到他对我的疼爱，但

他一直不说话，也许 28 年的独居生活之后，他已经不会同亲人们交流了。这时，记者们已经等不及了，李雯小姐抢过来，把话筒举到爷爷面前问：

“提卡罗阿先生，今天图瓦卢国旗将最后一次降下。在这个悲凉的时刻，请问你对世人想说点什么吗？”

她说这是个“悲凉的时刻”，但她的表情可一点儿也不悲凉。看着她兴致飞扬的样子，爸爸不满地哼了一声。连我都知道这个问题不合适，有点往人心中捅刀子的味道，但你甭指望这个衣着华丽的漂亮姑娘能体会图瓦卢人的心境。爷爷一声不吭，连眼珠都没动一下。李小姐大概认为他没有听懂，就放慢语速重复了一遍。爷爷仍顽固地沉默着，场面顿时变得尴尬起来。大概是为了打破这种尴尬，霍普曼先生抢过话头，对爷爷说：

“提卡罗阿先生，你好。你还记得我吗？28 年前，你任图瓦卢环境部长时，我曾到此地采访过你，那时你还指着自己的院子说，海平面已经显著升高，潮水把你储存的椰干都冲走了。”

原来他是爷爷的老相识了，爷爷总该同他叙叙旧吧，但令人尴尬的是，爷爷仍然一言不发，脸上也没有表情。这么一来，把霍普曼先生也给窘住了。这时爸爸看出了蹊跷，忙俯过身，用图瓦卢语同爷爷低声交谈了一会儿，然后回过头，